

人物轶事：我看黄永玉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
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2/2021_2022__E4_BA_BA_E7_89_A9_E8_BD_B6_E4_c34_42493.htm 我喜欢黄永玉。有些人让你不能不喜欢，黄永玉就是这种人。还有他的那位差点得了诺贝尔奖的表叔，也是这种人。这样的人极少，可他们那一家子涌出两个，你就不能不佩服湘西那个地方的风水，你就不能不承认凤凰的确是中国最美的两个小城之一。1986年，我读大学二年级的那个暑假，伙了三个相好的同学自费考察湘西，从怀化麻阳坐汽车去凤凰，一路上山重水复，给我的印象极深。凤凰县城被重重大山包围着，可它的北边偏偏有一条沱江，那江里的水清得可以看见五六米深的水底。每到黄昏，许多妇女在河边捣衣，那声音和着月色，被一张张薄薄的毛边纸接住，就形成了“从文表叔”的文字；那抡起棒槌的圆圆嫩白的手臂，搅碎了山城的宁静，动荡的波光在一幅幅宣纸上流淌，就形成了黄永玉的绘画。所以，从凤凰回来，当我再接触沈从文和黄永玉的作品时，我对它们都有了全新的认识。我荒唐地把黄永玉叫做黄永玉，把沈从文叫做“从文表叔”，把美丽的凤凰当做自己的故乡。其实故乡，就是自己的心灵神往之地，就是自己的感情寄托之所。故乡，并非全是故旧之乡，而通常是一见如故之乡。黄永玉和沈从文不是同一类型的。一家人都有那么高的天才，却又不是一种类型，这又是湘西的“造化钟神秀”之处。沈从文是静的，他是崔嵬与壮丽从不自行显露，如果你不去发现它，它就一直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，这一点颇似湘西的风景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而黄永玉是不能不鸣的，而且每一鸣

都力求惊人，他更善于在动中把握自己，完成艺术，他有点像湘西的民俗，虽然古老传统，但活跃奔放，有强大的生命力。从表面上看，沈从文常常表现得脱俗，而黄永玉却常常表现得近俗，甚至“媚俗”。我一直认为，如果说沈从文的文字中尚有未能说尽湘西的地方，那黄永玉的画正好是个铢两悉较的补充。沈从文的清雅把湘西说得婀娜多姿，展示的是一个本土文人的绮思丽想；黄永玉则描摹世相，他就站在世相当中，傻乎乎乐呵呵地走进自己的画里去……黄永玉的有些画让人觉得特俗，大红大绿大紫，还有仕女村姑之类，但他的俗不是拒人的俗，而是迎人的俗。也就是说，他不像有些画家，明明俗，还要躲躲闪闪地装出雅来，黄永玉是敞开地俗，一览无余地俗，他一边画一边嚷着“就是要俗”，好比禅宗里的呵佛骂祖，酣畅淋漓之下，你就能领略“俗到极处即是雅”的至难境界。沈从文将湘西的灵秀隽丽带给了世界，黄永玉则是将湘西的坦率天真带给了世界。这才是一个完整的湘西。沈从文和黄永玉是从湘西走出去的一对“活宝”，他们都不曾学过什么。沈从文初到北京时，住在城西的一家小旅馆里，他投出的大作大多被扔进了编辑部的字纸篓里，要不是徐志摩的慧眼和热心肠，中国现代文学将要丢失整整一章！黄永玉小时候的绰号是“黄逃学”，稍大即到福建一带打工。在现在看来，这样的生活轨迹是不可能有什么出息的，但，奇迹就在这叔侄俩身上发生了！毫无疑问，奇迹要偏爱天才一些。但天才如果不走勤奋用心之途，是断难遇到奇迹的。我们读凌宇的《沈从文传》，读黄永玉有关谈自己学习绘画与雕塑的文字，都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。黄永玉美术刚入门时，基本上靠的是一手瞟学的功夫。好比无

数锁着的门摆在他面前，他手里只有一片钥匙，他必须一把锁一把锁地去套，才能找到那扇能打开的门。在“文凭决定一切”的今天，黄永玉可以说是“不学无术”之人。然而，他由于没有受到正统教育的污染与束缚，因而筋骨活络，心窍洞开，博采众长而吞吐万象。他也许没有学好数学、物理、化学，但他学的是自然学、人性学、社会学，他不会分门别类，只要是合乎心灵的，只要是搭边艺术的，什么都能干。他能画，能写，能刻，能塑；他能唱，能跳，能舞，能吆喝；他能吃，能睡，能跑……他的画笔，服膺的人自然很多；可他的文笔，为之折服的人也是越来越多。许多一辈子写写抄抄的“著名作家”，一读黄永玉的文章就汗颜；当然还有许多不汗颜的，他们拒绝把黄永玉看成作家，因为，这个老家伙要是他算作家的话，那作家协会就真的可以解散了。黄永玉的文章与他的画风格相似，总要落到实处。中国画一般讲究实从虚生，飞白是最显示功夫的地方。黄永玉的画却经常反其道而行之，很满，他追求虚从实生，让你从大量的信息中去捕捉那隐藏的趣味。“我的画面上没得空，你要飞白到自己大脑里去飞吧。”黄永玉狡黠地笑着，嘴里衔着那根烟斗。他做什么都像个小孩子，包括画画，哪里还空一块，他就想方设法要把颜色填上去。写文章也不例外，像小学生写作文，事无巨细，他都要“唠叨”到，而且看不出什么结构、布局这些教科书上的东西。但是很奇怪，你一看到那些文字，就张开口想念出声来，像着了魔似的。不信，我们念两段试试：“岸边有打铁铺。一般说，铁匠的脾气都不太好，眼睛鼓鼓的，而且瘦，但是力气大。他不像屠夫，屠夫们会蹲在案桌里头用火锅子煮好吃的东西，喝大碗的包谷烧

酒，粗着嗓门放肆地讲下流话。铁匠不同，他们深沉，说一句话有两斤分量。徒弟努力用心思领会师傅的意思，长大也好像师傅那样工作。他们倾前倒后地拉风箱，从炉膛夹出红通通的原料来敲打。徒弟抡重锤，师傅拿小锤，看起来不公平，实际上小锤是根音乐指挥的指挥棒。三两个人按照一声号令敲击起来，四射的钢花，威严到家。事情完了，利用余火，架上饭菜锅，糊里糊涂地吃一顿饭完事。铁匠家请客是没有甚么好吃的，连他们家的饭菜都很‘严录’。”“道士们比较孤僻，有副自高自大脱离群众的神气。孩子们到道观去看点什么马上就给轰了出来。但孩子们好奇，总有办法趴在墙头看他们过日子，原来他们跟同伴在一起的时候也哈哈大笑，也会骂娘，也谈一些令我们大吃一惊的东西。他们的长相有意思，穿着也令孩子们看了舒服。那一股长胡子留得也确实好玩，和书上画的一模一样。”还有，黄永玉写沈从文的文章，是我所看到的最好的怀念文字。每一个字都是用真情写的，同样那么扎实，文笔在情感的操纵下竟然如蜂飞蝶舞，欲断而续，欲言又止，欲走还留，一唱三叹，将文字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。黄永玉写文章不过是客串，然而，他可不是京剧票友的水平，更不只是跑龙套的角色。他的画作或许会夹在时间的册页里泛黄，而他的文字将是永远鲜活可爱的。1999年11月14日，黄永玉应邀到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讲学，他以“绘画与文学”为主题作了一次精彩的演讲。我以为，在岳麓书院请来的几位演讲者当中，黄永玉讲的这一次是最为成功的，也许有下列几个因素在内：一、他是湖南出去的，有亲切感和认同感。二、他讲得最为生动幽默。三、他准备得最充分，他是仅有的用自己的全部艺术和学术在演

讲的人。他是顽童。他也是大师。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